

中國古典小說叢集

聂绀弩著

I207.41/16

中国古典小说论集

聂绀弩 著

DC55 5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94553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794553

中国古典小说论集

聂绀弩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232,000

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3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217 定价: (六)0.89 元



目 录

自序	(1)
《水浒》五论	(9)
一、《水浒》是怎样写成的?	(9)
二、论《水浒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	(47)
三、《水浒》的影响	(72)
四、论《水浒》的版本斗争	(96)
五、论《水浒》的繁本与简本	(140)
漫谈《聊斋志异》的艺术性	(205)
《聊斋志异》的思想性举隅	(228)
《聊斋志异》三论	(235)
一、反封建统治	(235)
二、反科举八股	(252)
三、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	(264)
└ 略谈《红楼梦》的几个人物	(277)
└ 一、宝钗	(277)
└ 二、袭人	(282)
└ 三、秦可卿	(289)
└ 四、尤三姐	(293)

自序

（一）

这集子一共谈了三部小说，最少的只是一篇，便侈称为《中国古典小说论集》，是很不配的。

从开始写第一篇到搜辑成集，将近三十年。关于《水浒》，这以前写过的一篇《论武大郎》未收入。

谈的三部书，都是小时候读过的。读《聊斋》时是八、九岁稍后一点。看《水浒》，只有第一本。那序文，“人生三十未娶，不应更娶；四十未仕，不应更仕……，舍下门临大河……”（即所谓“伪施序”）。我很喜爱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至于看到七十回全文，则在好几年之后。与看《水浒》全文同时，大概也看了《红楼梦》残本（那时我们那地方要找到任何整部小说都不容易），印象如何记不起了。至今好象都未从头至尾好好看过。这些书，都是要用的时候去抱佛脚的，说是什么“研究”，首先我自己就暗自好笑。

（二）

全国解放后，一下子我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了。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《水浒》。从哪里说起，我会整理什么《水浒》呢？刚解放，找工作容易。不找工作，工作也会来找人，组织也为我的工作操心，这个大学，那个报馆，不是没有要我的，但我都不敢去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我没有学问。我的真正学历是“县立高等小学”（那时全县只有这一所）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无论我怎样自学过，自问都是有限的，不知道的事太多了。

多不幸啊，我成了国家出版社的第几把手（在当时是第二把

手)，国家出版社整理古典文学的负责人，而且具体负责整理一部古典小说！担任《新京日报》的《雨花》，上海《中华日报》的《动向》，桂林《力报》的《新垦地》，重庆《商务日报》的《茶座》，《新民报》的《呼吸》的文艺副刊编辑之类，对我说都一去不复返了！

羞于说我把《水浒》“整理”得怎样，且说这书一出版，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一篇庆祝的社论。这么一来，大学、中学、报馆、图书馆、研究所、演剧队以及不知什么单位，都接连来请我去作关于《水浒》的“报告”。约略计算了一下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扬州……我在这些地方先后作了五十次“报告”，假如不更多的话。做报告多光荣。在扬州时，在一个单位的礼堂里讲话，别的单位的礼堂安喇叭收听。听了的人们还一涌而出，围在这个单位门口高喊：“我们要看看聂绀弩同志！”使我想起《三国演义》上曹操在同样情景下讲的几句话，真可谓飘飘然矣。不知哪位天才发明了一句话：“一切荣誉属于党。”一点也不错，党不需要整理《水浒》，谁要“看看聂绀弩同志！”但这事有和它相反的一面。先且不说羞辱，只说辛苦和受窘。做报告固然光荣，但站在讲台上要说话，一回说不出，两回说不好，那也光荣么？说到这里不难明白，我的《水浒五论》是站在台上或准备站在台上去信口开河的渣滓或材料，曾经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文学月报》之类的刊物上。现在说羞辱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许政扬同志对我的关于《水浒》注解的错误的批评，亡友宋之的同志那时还在，听了我的报告，失望地说：“你应该引经据典（当然是说马列主义的）哪！”言外是说你不懂马列主义。老友秦似同志从南方来信说：“你的研究是学究式的！”亡友郑思同志在时对我说过两次：“三十年来无此作。”象是好话，但跟某不相识的同志，没有指名地在某处说：“想不到我们的同志竟跟胡适跑”的意思一样，我发表头一篇时，距胡适《水浒考证》的发表，恰恰三十年。对于这些，到现在我还无词以对！这是属于我个人的。无知和错误决不是荣誉。

(三)

《水浒》最可贵的是它反映了农民起义，即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，主要的是劫生辰纲、三打祝家庄，及解珍、解宝故事之类。这是反贪官、反恶霸、反地主武装、反封建的，但还有相反的一面。宋江犯事，和与他不知什么关系的女人偷人有关；林冲犯事，是因为高衙内打他的老婆的主意；武松杀嫂，是因为嫂嫂偷人、毒死丈夫；杨雄、石秀是因为杨雄的老婆偷和尚；卢俊义是因为老婆偷管家李固；李逵乔捉鬼，是因为一个姑娘把一个小伙藏在房里……《水浒》上的英雄豪杰竟几乎都是风化主义者！别人犹可说也，杨雄、石秀、李逵和枷打白秀英的雷横，则都是简单的虐杀妇女或兼杀与被虐杀的妇女有关的男人的。

《水浒》全部都是轻蔑妇女的，连女英雄都没什么本事，唯一象有点本事的扈三娘，却被林冲擒来，由宋江作主嫁给“屁烧灰”（故乡方言）王矮虎了！（小时读到这里，以为她会嫁给林冲，及至配了王英，心里不舒服了几天）这些都是封建而不是反封建。

最奇怪的是对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。把宋江写在劫生辰纲之外，或者说只沾点边，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，“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阙”，形势逼他上了梁山，他却是偷了人又想立牌坊的人。

更奇怪的是宋江题反诗，这是宋江非上梁山不可的关键。可是宋江不但未想造反，而且又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一个吟风弄月的诗翁的呢？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出。不但此也，书中极力渲染宋江疏财仗义。不错，他疏过一次财，结果是阎惜姣就成了他的“房下”（《金瓶梅》用语）。他仗过一回义：“义释晁天王”。其所以能“义释”，是因为何涛泄漏了案情给他。何涛也是老“衙门”（我的乡谈），知道轻重利害，又是上级衙门派来的，又和宋江素不相识，会把机密泄漏给他？这不是小说，这是儿戏！再说反诗吧，“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”，请问谁和宋江有冤仇？勉强说，阎惜姣同他有

冤仇，他已经把她杀了，她的血染不到浔阳江口了。再勉强说，张文远和他有冤仇。起初还可以说，他和与他有关的女的暗中来往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是宋江杀了张文远的情妇，在张文远看来，宋江和他有冤仇，题这诗的应该是张文远而不是宋江。“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也一样，宋江什么时候想造过反？上了梁山尚且日日盼望招安，何况上梁山以前？论其“功业”应该是黄巢“敢笑宋江不丈夫”，而不是相反。宋江是梁山的头头，这是史书上规定了的，《水浒》却找一个晁盖把他压住，晁盖死后又找一个卢俊义来在精神上压住他，使他不能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。这都是不可理解的。但反过来说，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。《水浒》决不是什么思想家、革命家的创作，我到苏北调查过施耐庵的材料，所有关于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的传说，以及别种传说，全是捕风捉影，无稽之谈，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，还参加什么起义呢？《水浒》故事是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，这已经论过了。这些说话人是用在稠人广众讲故事来糊口的。他要有人听而又没有风险，就只能讲些什么、讲到什么程度。宋江之所以成为“说话”材料，是因为他是投降派，受了招安，替朝廷讨了方腊，后来还如何愚忠而死，而不是因为他造反。如果要讲造反的英雄，就会讲方腊而不讲宋江了。想想李卓吾吧，他认为宋江是英雄，应为朝廷出力，他就加长《水浒》写宋江立边功（参看袁小修《游居柿录》中记袁无涯刻本《水浒》事）。想想金圣叹吧，他说世人爱财，此事不幸为宋江所窥，于是到处用银子收买这个那个，是阴险奸诈小人；金圣叹窜改了《水浒》原文，说宋江“弑”（下杀上，臣子杀君父）了晁盖，这种人，“有王者作，比而诛之，千人亦快，万人亦快”，宁可把《水浒》删削成七十回，把一百零八人“比而诛之”，也不让他们投降（他想不到自己倒真碰到“有王者作”，倒把他和许多人“比而诛之”了）。李卓吾是著名的民主思想家，对宋江问题的看法也还是封建的，更不谈金圣叹的顽固、凶恶、无耻的封建了。究竟读过几本书，有着怎样的革命思想的民间艺人，一定会

超过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么？这里真可引经据典一下，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里都说过：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。

忘记我打算对《水浒》写出几论，但上述的这些确是要写的一论。材料准备好了，甚至写过几段笔记之类。但一下子情况变了，我失去写文章的可能，后来连笔记、材料，不光关于《水浒》的，也都不知去向了。

（四）

关于《聊斋志异》也缺少一篇：《〈聊斋志异〉的现实主义性》。

人们说《聊斋志异》是神话小说，我胆子小，不敢说，但心里偷偷想：不！它是人话小说。

《封神演义》是神话小说。首先书里的人物（应该说“神物”）在形象上就与我们凡人不同。长着三只眼的人数不清，长着两只翅膀的也数不清，三头六臂、三头八臂，独手独脚，眼里长出手来，手里又长着眼睛……。能在天空飞，能在地里走，能把自己的脑袋砍下了，抛到九霄云外，又回到项上来；鼻子哼一声，敌将就得神智昏迷，滚下坐骑（狮、虎、豹、麒麟、四不相……）七十二变，五遁俱全。还有法宝：翻天印、打神鞭、九龙神火灶、混元金斗……。名字也不同：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惧留孙、土行孙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、龟灵圣母、火灵圣母、太乙真人……，全部神话。

《西游记》也是神话，形体先也不同，孙悟空是猴象，猪八戒是猪象，牛魔王是牛相，而且不许装假相，白骨精变成人相了，就要三打，打出它的原形来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有神话。开头就是黄巾的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再想想“小霸王怒斩于吉”吧，想想“左慈掷杯戏曹操”吧，想想诸葛亮祭东风，痛哭庞统，玉泉山关公显圣吧。《水浒》里更有神话，一开始就是张天师打醮，洪太尉误走妖魔，书里公孙胜，罗真

人，高廉，七十回末，天上还掉下一块神碑，刻着一百零八人的座次。

而且不管这些，不管是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里面写的上层的圣君贤相、名将达官与下层的英雄豪杰草寇罪人，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神，但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呢？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他们和我们这些平凡的读者远隔遥遥，无异神话。

五十年前，第一次读到西林的独幕剧本《一支马蜂》时所感到的欣喜，现在一点也表达不出来了，姑且用老话说吧，“不觉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。一对男女谈到入港，男的突然上前要抱女的，女的为这没有(?)精神准备的袭击，惊叫了一声，后堂的老太太连忙出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这时男的慌了，女的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一支马蜂！”这样说不不对，重要的不在说一支马蜂，而在他们谈的投机的一番对话。这之后，才有忘我，作者的《酒后》、《压迫》等等。但这《一支马蜂》情景，岂不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花姑子》篇中花姑子烫酒所表现过的么？《聊斋志异》中《翩翩》、《狐梦》、《狐谐》、《口技》、《仙人岛》、《小谢》……所表现的男女、夫妇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之间的调笑谐谑，何等入情入理，绘声绘形，出神入化，这是从以前的红娘，以后的凤姐口中都没有听到的。随你说它是什么鬼神妖异，它都是存在于你我之间，为你我所喜爱，所想达到而达不到，增长你我的聪明、智慧，使你我的灵魂崇高起来，甚至使某些人直接成为作家的东西！神鬼妖异是外衣、是形式，应该剥去这些去看它的内容。

这是神话？这是比一切人话还更人话的人话小说，是现实主义小说。《聊斋志异》这书写了近百篇的毫无鬼神妖异或只有点轻微的迷信的篇章，如曾友于、陈锡九、胡四娘……无不曲尽世态人情。但它的现实主义性又并不在此，它是贯串在全书的几百篇，把鬼神妖异写成凡人而又提高了凡人的篇章中，除了极少数的拙劣的篇章以外。

(五)

《水浒》里的英雄人物很多是易地则皆然的，武松在景阳冈打虎，鲁智深如果碰着虎了，也会那样。李逵沂岭杀四虎就不必说了，林冲风雪山神庙，杀了陆谦、富安，换作武松也一定那样，鲁智深和燕青在山林里做过同样的事，又不必说。杨志押送金银担，换做索超，着道儿就更容易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姑娘们所做的事却几乎都是独特的，换了人就不行。葬花的一定是黛玉，扑蝶的一定是宝钗，眠茵的一定是湘云，打王善保家的一定是探春，情词试莽玉的一定是紫鹃，良宵花解语一定是袭人，拒嫁的一定是鸳鸯，撕扇子、补裘、脱红绫袄的一定是晴雯，做白日梦的一定是小红。丝毫假借不得。无论那件事，一旦换一个人，不但全不象，也都毫无意味了。

《水浒》人物骨子里一样，不同的是外面的条件，《红楼梦》姑娘，内在的东西不一样，尽管都住在大观园。以上是一点小笔记。

最近在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一辑上读到了把《红楼梦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相比较，比较出两书相反的思想内容。《红楼梦》是反封建的，《儿女英雄传》是封建的，以及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成就的文章，感到非常欣喜。多少年来，所谓“红学”，被一批考证派糟蹋得够了。曹雪芹是先一年死还是第二年死的呢？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辩来辩去，辩论一百年，现在又出了《红楼梦》是“石兄”所著，曹雪芹只是修改者，又从《红楼梦》的语言中有这里那里的方言词汇，又可以证明什么，其实不知想证明什么。试问把这种争论争胜了，把所要证明的问题都证明了，对《红楼梦》这部书有何增损？曹雪芹是甲子年死的，这部书就好些，乙丑年死，这书就坏些么？证明《红楼梦》里有南京话、江苏话、广东话、福建话或者它是石兄写的，乃至是石兄又是根据木兄的原著加工的，木兄又是根据水兄的断简残篇编成的，对《红楼梦》这部书有何改变？这种红学家都是著书立说，

博学多才，却都是在《红楼梦》之外谈《红楼梦》，根本不涉及它的内容。《红楼梦》写的什么呢？胡适回答过：“树倒猢猻散。”不管这句话离《红楼梦》是八百里还是八千里，现在红学家却连这样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。

（六）

我的稿子（原稿打印稿笔记，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剪贴，从刊物上扯下的合订……再加以已出版的单行本）全都失去过，这里的几篇，有两篇是发还的，《论〈水浒〉的繁本与简本》和《略谈〈红楼梦〉的几个人物》，这两篇以前未曾发表，尤其难得。（这次收入本集时才先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和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一辑发表）但有一篇《论金瓶梅》还只是一种提纲，没有蒙发还，时时念及，因为此书似还无人论过，至于关于《聊斋》的，除了漫谈艺术性以外都是这一年内写的。准备写论中国古典小说的有关材料也都没有了，要写成文章恐怕很难了，只把某些自以为可以成立的见解，在这里稍提一下。

（七）

关于《红楼梦》一共写过五篇，发表过两篇，是谈别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见解的，与本书不是一回事，未录的另外两篇是与书中这篇一同发还的，看了看，无谓，删了。

（八）

我作过几首打油诗，其中有两句：“自笑馀生吃遗产，聊斋水浒又红楼。”就是指这本书。又有一句：“文章报国谈何易。”这篇序就是这句话的铺张。

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一日

《水浒》五论

一、《水浒》是怎样写成的？

(一)

《水浒》不是一人写成，也不是一次写成的；是经过很多人、很长时期、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。它的创作过程经历过三个阶段：

1. 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；
2. 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；
3. 作家的编辑、加工或改写阶段。

除了三个阶段，还有两种方法：

1. 把非《水浒》人物说成《水浒》人物；
2. 把非《水浒》人物的故事说成《水浒》人物的故事。

而这两种方法是贯串在每一个阶段的。

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论点。

(二)

何以知道曾经有一个口头传说阶段呢？

南宋时的画家及文学家龚开作过一篇《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》，他说：

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，不足采著。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，士大夫亦不见黜。余年少时壮其人，欲存之画赞……。

这是说，在南宋的时候，在没有《水浒》这部书的时候，在龚开的“少时”以前，甚至在“高人如李嵩辈传写”以前，已经有“宋江事见于街

谈巷语”；正因为有那些“街谈巷语”，发生了相当大的力量，当时的名画家，朝廷的画院待诏（光宗、宁宗、理宗三朝）“李嵩辈”（不止一人）才肯把那“街谈巷语”中的故事里的人物“传写”出来。这里的“传写”，是绘画的意思。把文字著作称为“写”是现代用语，古人不习用。文学用语“描写”之类，也是从绘画方面借用的。因为画这种画的不止一人，所以说是“传写”。清黄文暘《曲海总目提要》《水浒传》条，“宋时画手李嵩辈传写其象”，正以“传写”为绘画。龚开说的“街谈巷语”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口头传说。这种口头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现在已经不可知了。大概在宋江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在他们正在“替天行道”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。这样一件事情，不能没有一些英雄故事，一鳞半爪地被人民当作新闻资料传说。传说越广，传奇性就越重。每一次传说，都必然会有传说者照自己的意见予以增加或减少。这样，那些故事才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道。那增加或减少，也就是若干程度的创作。

口头传说阶段，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：

1. 把宋江他们当作流动武装的阶段；
2. 说他们在太行山的阶段；
3. 说他们在梁山泊。

关于宋江他们的这一历史事件，《宋史》上记载是这样：

1. 《徽宗本纪》：

宣和三年二月，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，遣将讨捕，又犯京东、河北，入楚、海州界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。

2. 《侯蒙传》：

宋江寇京东，蒙上书言：“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、魏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，其才必过人。今青溪盗起，不若赦江，使讨方腊以自赎。”

3. 《张叔夜传》：

宋江起河朔，转略十郡，官军莫敢婴其锋。声言将至。叔

夜使间者覘所向：贼径趋海濒，劫巨舟十餘，载擄获。于是叔夜募死士，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；先匿壮卒海旁，伺兵合，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，皆无斗志。伏兵乘之，擒其副贼，江乃降。

此外，宋李璣《十朝纲要》、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王偁《东都事略》等书，都有相同的记载。从这些记载看来，宋江他们时而淮南，时而京东、河北，时而齐、魏，时而楚、海州，并转掠十郡，大概是一种“流动武装”，没有一定的根据地，与梁山泊没有关系。因为没有—个地方提到过梁山泊。

《北盟会编》引《中兴姓氏录》：

宣和二年，方腊反睦州……东南震动。以（童）贯为江浙宣抚使，领刘延庆、刘光世、辛企宗、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。

同书引《林泉野记》：

宣和三年，方腊反。……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，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，擒其伪将相，送阙下。

《十朝纲要》：

六月辛丑，辛兴宗、宋江破贼上苑洞。

这些关于宋江的记载，也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。

不但关于宋江的记载如此，关于宋江以下的人的记载也如此。关于宋江以下的人，只有一个史斌被说明是“本宋江之党”；其余虽然名字相同，不能确断是否。比较近似的是杨志、关胜和张横。关于他们的材料，都不止一条，现选可以看出一点关系来的如下：

1. 史斌——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：

贼史斌据兴州，僭号称帝。斌本宋江之党，至是作乱。

2. 杨志——《北盟会编》引《靖康小雅》：

招安巨寇杨志为“选锋”，首不战，由间道径归。

3. 关胜——王象春《齐音》：

金人薄济南，有勇将关胜者，善用大刀，屡陷虏阵。及金人贿通刘豫，许以帝齐，豫诳胜出战，遂缚胜于西郊，送虏营，百计说之不降，骂贼见杀，且自啖其睛。

4. 张横——熊克《中兴小纪》卷十九：

自靖康以来，中原之民不从金者，于太行山相保聚。初，太原张横者，有众二万，往来岚宪之境。岚宪知州、同知领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，为横所败，两同知俱被执。

其他材料，不必征引；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都没谈到过梁山泊。总括一句：凡关于宋江他们的记载，都没有涉及梁山泊。

另一方面，那时的记载，凡谈到梁山泊的时候，也都没有涉及宋江他们。王安石要兴梁山泊水利，蒲宗孟治梁山泊盗，都是神宗时的事，且不谈它。《宋史·任谅传》：

（徽宗时，眉山任谅）提点京东刑狱，梁山泺渔者习为盗，荡无名籍。谅伍其家，刻其舟，非是不得辄入。他县地错其间者，饒石为表，盗发则督吏名捕，莫敢不尽力。

《宋史·许几传》：

（徽宗政和时，许几）以显谟阁待制知郢州，梁山泺多盗，皆渔者窟穴也。几籍十人为保，使晨出夕归，否则以告，辄穷治无脱者。

这两条记载，也许略早于宋江他们起义的时候；还有一条，很明确地是和宋江他们同时。《宋史·杨戢传》：

杨戢……政和四年，拜彰化军节度使，……历镇安、清海、镇东三镇……有胥吏杜公才者，献策于戢，立法索民田契，自甲之乙，乙之丙，展转究寻，至无可证，则度地所出，增立赋租。始于汝州，浸淫于京东西，淮西北，括废隄、弃堰、荒山、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，皆勒民主佃。额一定后，虽冲荡回复不可减，号为西城所。筑山泺，古鉅野泽，绵亘数百里，济、郛数州，赖其蒲鱼之利。……擢公才为观察使。宣和三年，戢死。……

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，不过七年光景，正是《水浒》说宋江他们在梁山泊的期间，景阳冈的布告是政和年间，梁山泊排座次后的布告是“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”。宋江受招安，《宋史》说是宣和三年，杨戩正是这年死的。别的书虽有说受招安是在元年或二年的，而元年或二年，恰好是杨戩官“镇东”、“括废堤弃堰”、“筑山泺”的时候。如果说这些事都是在宋江受招安之后作的，则不但在叙事上要涉及宋江，而宋江受招安之后，至多不过几个月，杨戩就死了，时间上决来不及做那么多的事。可见说宋江他们在梁山聚义的那时期，梁山泊反而正由官方在“兴利除弊”，不但没有宋江他们，而且没有别的什么“盗贼”之类。另一比宋江略晚的关于梁山泊的记载，宋洪迈《夷坚乙志》：

宣和七年，户部侍郎蔡居厚……疽发于背，卒。未几，所亲王生暴亡；三日复苏，云：“……狱卒获一囚，桎械联贯立庭下。……细视之，乃侍郎也。……回望某云：‘汝今归，便与吾妻说，速营功果救我，今只是理会鄂州事’。”夫人恸哭曰：“侍郎去年帅鄂时，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，既而悉诛之。”……

蔡居厚屠杀受降者，载明是宣和七年的“去年”，即宣和六年。宋江他们受招安是宣和二年或三年，在讨方腊之前，而讨方腊则明书宣和三年。宣和六年，他们已经受了招安三四年，那“受降”之后被蔡居厚“悉诛”了的“梁山泺贼五百人”，当然不是他们。如果宋江他们真在梁山泊聚义过，在他们受了招安才三四年功夫，梁山泊那地方又聚集了五百人（请注意，在“受降”之前，总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聚集起来），统治者再昏愤无能，也不能对刚刚发生过事件的梁山泊地方一点不加警惕，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就说明，宋江他们本来和梁山泊无关。说他们在梁山泊，不过是传说者们的创作。如果宋江他们本来和梁山泊无关，传说不能一开始就把他们和梁山泊结合起来。因此，无论久暂，一定有一个宋江他们不在梁山泊、乃至不在任何固定地方，因之，也是更接近于史实、更素朴的传说